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八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宋

附考

史(九)

證

元

托克托等奉敕撰

清

林蒲封
齊召南等撰
楊開鼎

.....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至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范 壩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五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曄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收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實多其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文仁壁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為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二

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貢上科喪父起復秘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犂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貴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三等凡縣管墾田

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為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三

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
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藉
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
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
徙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
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為行
在三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
遷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四

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
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疾不宜久為鄉里官於是
以秘書監致仕卒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
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之然其說
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
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有降寇
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

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以功遷右
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閤門祇候益彰簡等州都巡檢
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眾乃定徙荊州
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奉
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蠻內寇以知辰州綸至築
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
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
為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五

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於境上久之除江淮
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
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石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
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
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
於高郵北旁錮鉅石為十碇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
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

復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濤之患興矣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濤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豈不可邪表三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泰州卒成堰復通戶二千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為吊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潁川卒綸有材畧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怨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六

市絮襦千數衣不能自存者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玕刺全州辟為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曄幼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於死獄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七

已具曄察其枉不署牘白金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曄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曄光祿寺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還著作佐郎知忠州歷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若兵攻戰曄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畧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為安撫

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季隨犯贓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止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曄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起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勾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邁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為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第為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廼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

民出芻槁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佚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九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嘗服其鑒云

曾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盜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

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
獄白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
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事異出
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
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
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
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為
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為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先設几案
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
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
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數日以
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
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薦也知長水縣時

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神縣貧不自給嗣宗
假奉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
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
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
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
州路刑獄開封府判官使契丹為兩浙轉運使徙陝西
未赴又徙河東居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
州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而逸固執不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
禁命婦干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
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
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
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
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會歲旱逸使作堰壅
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耕牛
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

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橋事今歲少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為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運副使會罷江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三

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秦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蓄泄水利又廣屬郡常平倉儲蓄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使之遷工部郎中坐失按勘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為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居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揀河東鄉民可為兵者諸路視以為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

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遵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為政簡易不為聲威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廉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賻其家子瑛為尚書比部員外郎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三

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徽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蓄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為蠱者窮治寘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為市

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四

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為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

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德軍知衛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墾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兩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五

州為立生祠擢提點河東刑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繞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懼奔溢矧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儻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仁宗朝為充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緡今有五大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

裁為定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獄使民不冤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去遠有警率決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饑者盡死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六

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裒其事為水利圖經頒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有案牘可覆視君舍文書滕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媿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

州吏為耳目久不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城為儂寇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上疏懇不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邕管聞廣守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昃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價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餞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為立生祠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為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七

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
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
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
不戾法指入為大理少卿遷卿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
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鵠殺人王
安石以為盜拒捕鬪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鬪殺也
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按問安石復主之晉
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一

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
下神宗稱其才每獄獄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鞠弗成者
必以委之嘗被詔按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
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
命即行諸州請獻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獻者晉
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
來矣議者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
言可疑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

以聽朝命恐自今瘼死者多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
說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於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
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
時豐稷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
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歷永興秦
鳳轉運判官從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五路兵西
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餉惡妄奏神宗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六

十九

怒械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加直
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轍劾康直詔事李憲
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為秦州夏人侵甘谷康
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
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濟積滯民獲田
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卷四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邵雍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

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序師弟子以是道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

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

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

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

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

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

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

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

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

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

之理命於天而論人性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

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

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

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

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

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

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

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

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

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

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

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

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

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三

為也達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

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

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瀟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乳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四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

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五

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

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

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

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

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

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

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六

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

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

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前後五得任

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

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

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

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

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

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
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
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
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
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
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
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
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七

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
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
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
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
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
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
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
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

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止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
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
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
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
數召見每退必曰頻來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
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
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懇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
悟主上嘗勸帝防未明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
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
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
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
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
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
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二十七

八